

我和女儿的高考梦

□徐光惠

人的一生会进无数次考场，唯独高考我没有经历过，成为心中一件憾事。而女儿却经历了两次高考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那时候家庭贫穷，家里兄妹多日子捉襟见肘。父母心里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捧上“铁饭碗”，吃穿不愁。在我上高三那年，奶奶突然患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医药费，生活愈加雪上加霜。父亲眉头紧锁，蹲在墙角“啪嗒啪嗒”抽着闷烟。

一个周末，我回到家，父亲把我叫住：“崽儿，我们单位有个招工考试，你去不？”突然要我放弃学业参加招工考试，我毫无思想准备，望着父亲不知所措。“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吧……”父亲欲言又止。

但我知道，父亲虽然嘴里这样说，其实心里还是希望我去的，如果我考上招工，家里负担就能减轻一些。看着病倒在床上的奶奶和一脸愁容的父亲，我别无选择。

“爸，我去。”我对父亲说。

那年，我毅然退了学，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但每年高考来临，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女儿出生后，我便把大学梦寄托在她身上，希望她努力学习，考上一所好学校，将来出人头地。女儿从小就很独立，性格活泼开朗，能歌善舞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我们很少操心。上初中时，女儿寄住在她伯伯家，每天挤公交车上学，学习还算过得去。

上高中后，女儿进入了青春叛逆期，整天贪玩没心思念书，学习一落千丈，给她讲道理她却不屑一顾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我性子急躁，有时多教训她几句，女儿就极不耐烦，甚至和

我大吵。那段时间，家里“烽烟四起”，气氛十分紧张，“战争”随时都可能爆发。

高考临近，我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整天寝食难安，逼着女儿看书做题，但收效甚微。高考那几天，我特地请假在家，给她买菜做饭，陪着她一起去考场。女儿却极不情愿，一路上也不搭理我，把我气得够呛。

高考结束，不出所料，女儿名落孙山，只考取了三本学校，前途渺茫，我失望至极，大学梦就此夭折。她也和我赌气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和我们说话。我们白天黑夜守着她，怕她想不通做傻事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

我慢慢冷静下来反省自己，女儿虽然叛逆，但她毕竟还是孩子，需要耐心引导，自己的教育方法却简单粗暴。我主动找女儿谈心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承诺以后一定改正。经过漫长的沟通，终于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，女儿决定复读。

复读那年，我不再唠叨干涉女儿，也不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。我吃惊地发现，女儿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学习自觉刻苦，每天看书复习到很晚，对我也没那么反感了。看到女儿的改变，我倍感欣慰。

经过一年的煎熬，又一次面临高考，尽管我心里忐忑不安，但却发自内心地对女儿说：“小梦，不要紧张，结果并不重要，因为妈妈看见你的努力了。”女儿笑着挥挥手。那一年，我没有陪女儿去考场，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高考路上……

一次次，我就这样默默目送女儿在人生的考场上。

伙子！”教室里很潮热，自己的雨鞋进了水，感觉脚很不舒服，又不时听到大街上卖废品的小贩有气无力的吆喝声，心里顿时充满了焦虑。那年的化学比较难，最后自己的成绩为46分。正因为化学拉了分，最后总成绩和平时相比很不理想，我上了一所专科学校。

想起那年的高考，印象较深的是3个瞬间：一是和父亲雨中分别时招手的情景，二是进考场前化学老师拍我的肩膀，三是考完化学后沮丧的自己，悄悄避开老师骑自行车飞奔回家。多年后，再次看到慈祥的化学老师时，我已是初为人父的中年人，她仍然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那年你有些失常。”

其实高考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台阶，每个人都应该重视，正如作家柳青老先生所说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高考应该是这几步中的一步吧。

然而高考中偶然因素确实很多，只要自己努力发挥出了水平就好，毕竟人生的路很长，考得不理想也不要气馁。就像我，虽然只是专科毕业，但因为酷爱文学、文字，这个特长在工厂里得到了充分发挥，最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职业。

删繁就简 方为真

□汪亭

从小到大，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泛，性格也很要强，画画、书法、写作，必须样样出色才行，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

那年，高考临近，每次模拟考试，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。压力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，一度心灰意冷，以致不想参加高考。

周末，我逃回了家。在屋后的一块棉花地里，我望见父亲站在棉丛中，拿着剪刀麻利地剪下棉花枝叶。衬衣被汗水浸透，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，我远远地注视着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

一会儿，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我，顿时神情很惊讶，朝我大喊：“小子，咋回来了啊？”

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。我实在不敢看父亲那被骄阳烘烤得如黑炭般的脸。父亲见我良久没有吱声，匆忙跑到我身旁，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扣在我的头上，关切地问：“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？”

我压低声音，快速地说了句：“我不参加高考了。”

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。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，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顿。我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可父亲却意外地轻声细语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仍然不敢抬头，兀自一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。父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了下来，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。在沉默了好久后，他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捆棉花枝，憨笑地问我：“小子，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来吗？”我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，心里也正在纳闷。

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，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些枝叶在棉树上，不但是多余的，而且还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。每株棉树有三五枝最好，这样所有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，结出许多饱满的花苞。所以，每年我都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静静地站立在田间，若有所思。阵阵微风吹过，这片棉花，因为枝叶稀少，每枝都能摇曳弄姿，尽情享受清风的抚摸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光，透亮了許多。

第二天，我重新回到学校，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……那年八月，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如今，我一直铭记着父亲当年的那番话，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告诉了我终身受益的生活哲学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棉树，当生活中各种枝叶繁茂地疯长时，我们应该立即有选择地剪去一些，让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，然后用心去浇灌栽培。这样，我们的“棉枝”，才能开出更好更饱满的花朵。

那年高考

□刘关张

20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，升学率远没有如今这样高，更没有一本、二本之说：能考上大学就很不错了。高考前夕，我依然是该干吗干吗，有压力但绝对不是很大，父母也没有特别关照我，只是每天晚上自习回家后嘱咐别睡太晚。

好像一下子就要开考了，那时高考时间是7月7日到9日，一共3天。7月的天气已经很热，第一天上午考语文，天公作美下起了雨，语文是我的强项，尤其是作文，在年级里也是排前面的。早已经忘记那天的考题，但凉爽的感觉让自己发挥得较好。中午骑自行车回家，吃了点饭后要赶回考场，忽然雨大了起来，从家到考场要骑车20多分钟，并且要过段一下雨便要存水的洼地。父亲执意要送我，我俩并排骑着车都没说话，过了那片水已近膝盖的地方后，我便让父亲回去：快到学校了，自认为已经是大人的我不愿意让同学们看到家长陪着的样子。

下午考化学，进入考场时，老师在门口迎着我们呢。她拍拍我的肩膀笑道：“加油啊小

